

編後語

本期二十餘篇文章林林總總：從明清實學(尤西林)，到晚清的「自改革」思潮(朱維錚)，再到本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觀念(張灝)、40年代國共兩黨試圖組建聯合政府的歷史(張學繼)，直至當今商品大潮衝擊下中國的文化(陸山)、詩歌(謝冕)、美術(高名潞)的現狀和發展，涉及面不可謂不廣，時間跨度不可謂不長。

這些文章有兩個共同點：第一，強調對中國實際情況的研究。如甘陽評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》時指出，作者鄒讜教授一方面跟隨70年代以來政治學研究方法由宏觀向微觀的範式轉變，另一方面更重視對中國政治的具體分析。又如，陸山一文反對套用所謂後現代主義，來分析以王朔為代表的「頑主文化」。第二，在討論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的關係時，力求擺脫「應然」模式，轉向對「實然」的具體分析。除張灝的思想史新作外，本期「經濟與社會」兩篇文章也是突出的兩例。雖然今天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已經失敗，李維森仍呼籲重視有關研究，並分析了蘇聯當初採用計劃經濟的歷史原因。卞悟的文章別具一格，他疾呼：在中國經濟改革獲得明顯效益之時，尤其不應忘記思考改革模式本身是否正確。

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的看法，往往對我們深具啟發性：瑞典羅多弼教授強調對觀念(如儒家和馬克思主義)的意義與功能，應該認真辨析。德國卜松山教授分析了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分別從詩、哲學、政治三個角度，來闡釋屈原(傳統)在當代文化中的現實意義。兩文都清新可讀。

最後，在這炎炎夏日，也是《二十一世紀》出刊三周年之際，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，和本刊副編輯吳江波先生告別。自本刊創辦之始，江波就一直是在編輯室中堅。他把自己的文化關切貫注到編輯、出版方面大量具體工作中。三年來，《二十一世紀》之所以能準時和讀者見面，編輯室內即使在工作最緊張的時間也能洋溢着愉快和樂的氣氛，都可以說是由江波居間推動、協調、鼓舞之功吧！現在，我們一方面預祝他留美學業成功，更盼望他能早日學成歸來。同時，我們祝離開本刊的常務編輯助理孫立川先生事業順利，並歡迎鄭靜霞小姐(編輯助理)和余國良先生(助理編輯)加入本刊工作。余先生先後在台灣政治大學和輔仁大學攻讀西方哲學，對文化工作深具熱誠，我們期待他今後能在本刊發揮重要作用。